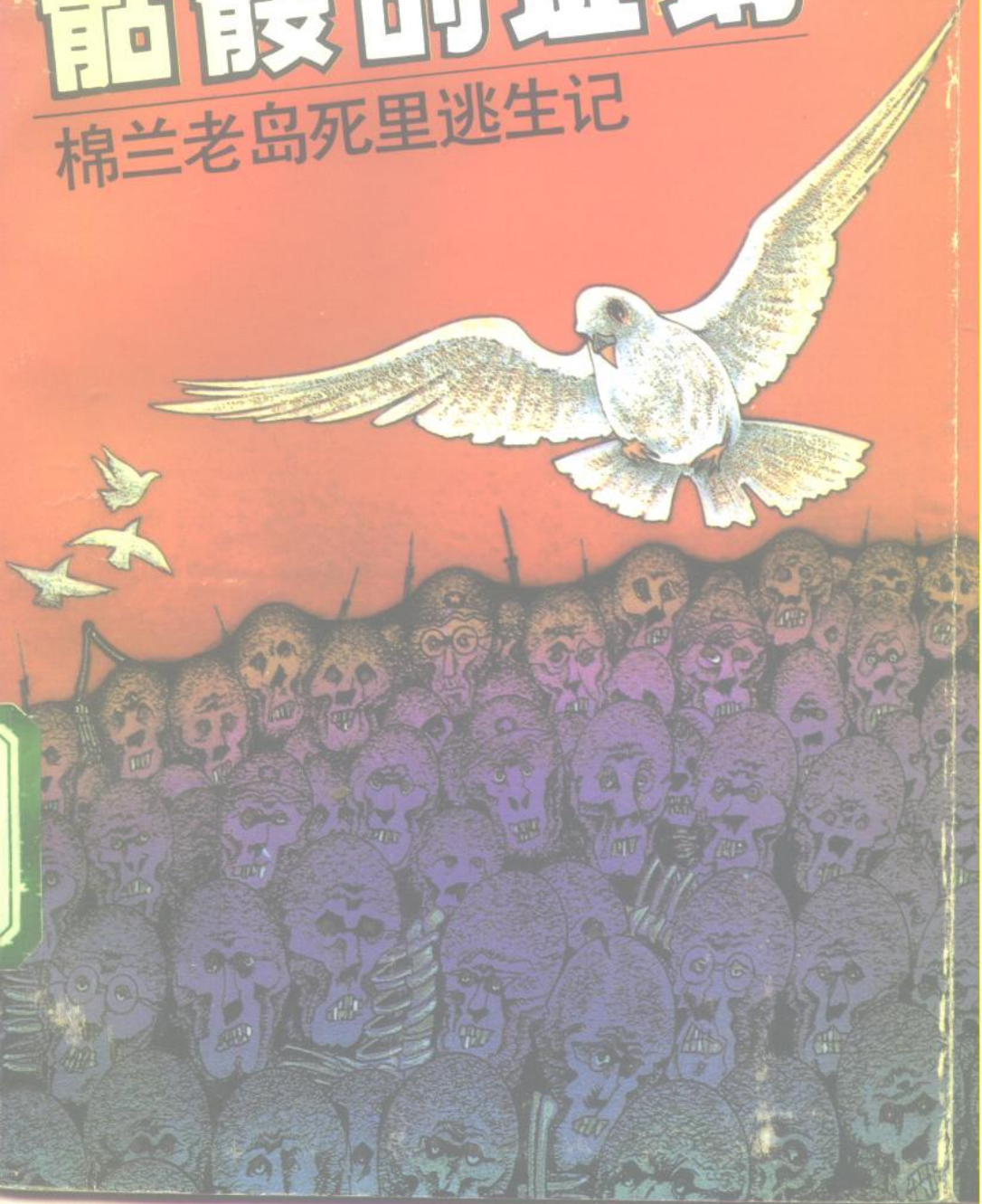


获原长一

# 骷髅的证词

棉兰老岛死里逃生记



萩原长一

# 骷髅的证词

棉兰老岛死里逃生记

译者/胡毓文 黄凤英



上海译文出版社

[日本] 萩原長一著  
**髑 髅 の 証 言**  
ミンダナオ島敗走録

根据日本富民协会1987年版译出

**骷 髅 的 证 词**  
棉兰老岛死里逃生记

[日] 萩原长一著  
胡毓文 黄凤英 译

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发行

上海延安中路955弄14号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上海百科排版印刷厂印刷

开本 850×1168 1/32 印张 9 插页 9 字数 193,000

1992年4月第1版 1992年4月第1次印刷

印数: 0,001 - 10,000册

ISBN7 - 5327 - 1278 - 8/K·043

定价: 6.10元

(沪)新登字111号

## 《骷髅的证词》中文版序

本书是一部叙述个人经历的日记，是一段对那场残酷的战争的回顾，是一份用泪水写成的真实记录。

一听到“战争”这个词，瞬间，菲律宾群岛悲剧的阴影不禁条件反射似地再现在眼前，会产生种种幻觉。战争萌生于小小的独裁核心，却给人类带来了一场浩劫，并留下悲剧性后果。著者为此一心祈求人类将生活在永久的和平中。

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我应征入伍，奉命参加菲律宾群岛的战斗。我屡次九死一生，我的伙伴们战后的生还率仅3%，而且生还者都身负重伤。在那一场大战中，日本把全东亚都卷入了战祸，犯下了滔天罪行。中国在战争初期就遭受日军蹂躏，听说受到的损失远远超过菲律宾。我为发动战争的日本感到惭愧。

七年来，我先后五十四次到过中国，访问了一百三十个工厂，从事技术服务活动。今后，为了赎罪，我将竭尽全力从事这方面工作。倘若本书的出版能对反侵略战争起一点作用，那将是我无上的荣幸。

最后，向热心促成本书中文版问世的胡叶丹、漆启泰、胡毓文、黄凤英以及上海译文出版社的有关人士，表示感谢和敬意。

萩原长一

1992年1月

## 寄语《骷髅的证词》问世

众议院议员 渡边美智雄

《骷髅的证词》真实记录了太平洋战争(第二次世界大战)菲律宾战线日军败走丛林的情景,四十年后的今天,该书终于出版了。这确实是至为欣慰的事,特表示由衷的祝贺。

作者萩原长一曾是旧日本陆军炮兵部队的军曹,参加了棉兰老岛的对美攻防战。经过激烈的浴血战斗,在不知日本已经战败投降的情况下,与战友一起逃入人迹罕见的热带丛林,在那里辗转挣扎了半年。期间,作者亲眼目睹了日本败军抛尸荒野、同类相残的种种惨状。靠着坚韧不拔的毅力和独特的生存方式,作者终于成功地逃出了非人的饥饿地狱。

作者以中队指挥班记功员的身份,严肃认真地用白描的笔调,仔细记录了当时的实情。据说,所有材料是作者在美军的俘虏收容所里时整理、脱稿的,并在复员时费尽心机带回国内的,迄今才公开发表。正因为如此,书中那些不惜自我暴露的内容,生动地再现了当时阴森可怕的情景,充满了比小说更奇特的实录逼真感,使你不知不觉被吸引住而要一口气读下去,而且本书提供的资料也具有一定的史料价值。

战时,我也以学生出征的名义应召。由于中途患病,没有当上军官,战争结束时仍是军曹。因为在师团的管理部门工作,没有上前线,捡回了一条命。我们同样都是旧陆军的下级士官,所以有许

多共同的感受。

另外，作为担任过厚生大臣的我，正因为脑海里始终没忘记要领回至今仍留在中国大陆的许多战争孤儿，收集被抛弃在海外荒野丛林里的旧军人和文职人员的遗骨，并为他们安魂，所以阅后感受更深。

寄望本书的出版能让更多的无战争体验的一代人通过阅读而懂得战争是怎么一回事，知道资源和粮食又是多么重要，那就再好不过了。我真希望本书能成为一份热爱和平的好教材。

最后，除对作者外，还要向我旧制中学的晚辈大贯郁已君（原《每日新闻》记者）表示感谢，他让这份珍贵的稿件从“沉睡四十年”中醒来，主动担任了本书的编辑。此外，还向为本书出版尽了力的其他各位先生表示谢意。

1986年12月

## 四十年前脱稿时写的序文

我应征参加了以“大东亚战争”为名的第二次世界大战，在菲律宾的吕宋、宿务、棉兰老诸岛，切身体验了与强大的美军相对抗的极为残酷的战争。不知多少回死里逃生于千钧一发之际，现今在曾是战场的菲律宾一个美军收容所里当了俘虏。“是否真的准许回国？”我不敢自信梦想真会实现，在平静地过着军营生活的同时，盘算着把这决不该重演的流血经历，忠实地记述下来。

本该先说说战场上人的生命极限事，但在此之前，还是想说一下在失去人的精神感觉和心灵的状态下是怎么回事？这在同样是人的军人身上又产生了什么？当极其残酷的激战连续不断，当在深山野林里日复一日地在绝望中徘徊，在与无数的尸体共眠的时候；当几乎处在丧失意识的状态下，除了食物别无他求，面临生命极限的时候；这时，一个人的精神和肉体已分离，所谓人性已被撕裂。那些抱着生锈枪支的瘦骨嶙峋的人，已变成摇摇晃晃、漫无目的地移动着的生物。这也就是皇军在菲律宾战线临近末日时的形象。

也就是说，在那脱离社会的活地狱里，只能凭借仅有的生存手段，置一切错觉于意识之外，以近乎裸体的野人般的姿态，在深山丛林里盲目地往前走。简直成了一具具“活尸体”！在行进的路上，到处散布着骷髅头和残缺不全的肢体骨骸。大家如同伴着骷髅，在人间与地狱的分界线上徘徊。不知有多少次，几乎要翻身落入积聚于谷地的血水池中；也不知有多少次，冷冰冰的死尸的手脚从身后

勾住了你的脖子，要将你带往那黑暗的世界。那些骷髅仿佛在哈哈大笑，在哀声哭泣；在黄昏时它们投下长长的影子，仿佛沉醉于怪模怪样的舞蹈之中，千奇百怪。我盯着那忽左忽右的影子，自己像在暗黑的地底下来回爬行。要对那难以置信的恶梦世界作更具体的描述，不禁有些迟疑。

负伤的战友大都被抛弃在密林深处，肉体活生生地被猖狂的蛆虫所吞食。他们没有食物，没有得救的指望，在痛苦的呻吟中一个个倒了下去。我自己也受了伤，拖着生蛆的脚跛行，多次奇迹般地逃脱了死亡的魔爪。最不可思议的是，我还能意识到自己躯体的存在。连日来，躺在这囚室（俘虏收容所）的床上，这种残酷的回忆不断从脑海里涌现，无法摆脱。

战败快满两个月时，1945年10月上旬，我们听从美军的劝告，走下山来，这时才知道日本已经投降。随后辗转于棉兰老岛、莱特岛和马尼拉等地的各个收容所。在那一年零两个月期间，我曾担任过对仍被遗弃在山中、不知已经战败的日本军人的劝降工作，这项工作使我获得了与外国人频频接触的机会。我一边重新认识广阔的人世，一边带着复杂的心情顺从了时代的潮流。

一闭上眼睛，就会浮现出孤独地留在丛林里的战友的身影，他们在弥留之际不断呼唤母亲、妻子、恋人的名字，然后悄悄地死去。

以我这支笨拙的笔，毕竟难作完整的描述，然而，我将尽可能地如实记录。愿以此为戒，不要重蹈那悲剧的覆辙，同时祈求众多亡友冥福。

1946年11月25日于菲律宾吕宋岛奥顿涅尔收容所

旧独立第五十四混合  
旅炮兵大队第一中队

萩原长一



## 四十年后补序

作为被抛弃在菲律宾丛林中的骷髅的“证词”，拙稿在许多有关人士的鼓励和努力下，终于问世了。

我躲在菲律宾的热带丛林里不知战争已经结束，在彷徨了几个月后才被美军救出，随后开始了长达一年零两个月的俘虏生活。在此期间，我怀着为众多战死者安魂的念头，动笔追述这场可恶的战争。

在这次大战中，因断粮造成的大悲剧，就发生在菲律宾棉兰老岛。这一情况，除极少部分外，几乎从未公开过。比断送性命还要凄惨的人间悲剧——丧失了人的伦理道德，像狂人一样杀害战友，毫不在乎地吞食人肉，如此等等现象不忍目睹。我想应该趁记忆犹新之时着手把这一悲剧的过程如实地记述下来。

当时，几乎无装备可言的日军与多于自己百倍兵力的美军激战之后，败走丛林。也常听说有躲进密林生活了两三个月的事例，但一旦超过四个月，人的体力就会极度衰弱，疾病也会出现。当时粮食越来越困难，可吃的植物几乎被采尽，昆虫和鱼虾也很有限，最后处于生命的极限，到了无法用文字和语言形容的境地。也就是说，人在慢慢地失去人的本性，变成了饿得发疯的动物，当战友死去时，甚至连同情和祈求冥福的感情都丧失了。也许觉得不讲人道是理所当然，以致最后落到行凶杀人的地步。

不管怎么说，我逃出了虎口，在战争结束不久被美军救出，我

是丢下了在热带丛林里的众多战友，才得以生还的。可在漱完口换了衣服之后，再回过头去看，那种罪恶的日子使我内心受到沉重的谴责……一想到那些遗族，是否要把这本手记公开，深感迟疑难定。复员后不久，中岛健三先生、寒川光太郎氏等都先后劝过我。然而，由于所述内容过于残酷，当初连整理出来都有所顾忌，哪有公之于众的勇气。

另外，书中涉及日本军人的部分情况。在所谓日本人的“战争”这一声浪中，我感受到了叶隐武士所说“武士道视同死”的遗言，那是以勇猛果敢、壮烈玉碎等来赞扬死和以“光荣战死”这类词句来美化军人的。然而，作为战死者，与受战争的折磨而离开人世的人，对他们的评价又能取得多大程度的平衡呢？他们过去都是为了国家大义名分下振奋起来的，现在仔细一想，方知根本不是为了国家。想到死者和遗族的心情，真是不胜遗憾！

还有，对战场上的菲律宾人民，尤其是农民，我们日本军队肆无忌惮地糟蹋农田、房屋和家畜，无疑给他们造成了巨大的损失。为此而无辜牺牲的百姓达数十万之多——对这一后果，我感到不胜羞愧和忏悔。好在我所在的行动小组没有直接杀害菲律宾人，我也算得到了一点解脱。

关于出版这本《骷髅的证词》的经过，我还想附上一笔。这部几乎被遗忘了的稿子，二十年前（我出差在国外）我家发生火灾时险些被烧毁，是妻子涛江在千钧一发之际将它抢救了出来的。虽说因为救火泼水时被弄脏了，但原稿只是稍许烤焦了封面和纸边，奇迹般地得以幸存。今春，住在香港的长子一秀劝我说：“爸爸，就把那本菲律宾的手记变成铅字吧……”我没有勇气一口答应下来。后来碰上了个机会，通过偶尔有交往的原《每日新闻》仙台分社社长贯郁已先生，把经受过火灾劫难的四十年前的旧稿送到了出版社，这才使本书从长眠中苏醒过来。

在本书出版时,承蒙众议院议员渡边美智雄先生撰写了溢美的序文,同时又得到以大贯氏为首的财团法人富民协会和其他许多人的大力支持。由于大家的帮助,本书才得以问世,特此谨致谢忱。

作 者

1986年11月25日

# 菲律宾群岛图

菲律宾由吕宋岛、棉兰老岛等7000余个岛屿组成,总面积约30万km<sup>2</sup>,相当于日本的本州加上北海道的面积。人口约5200万。首都马尼拉。

第二次世界大战(太平洋战争)期间,日本先后在里投入兵力约63万,结果518000人丧生,其中大部分死于伤病和饥饿。也就是说战争的幸存者仅占六分之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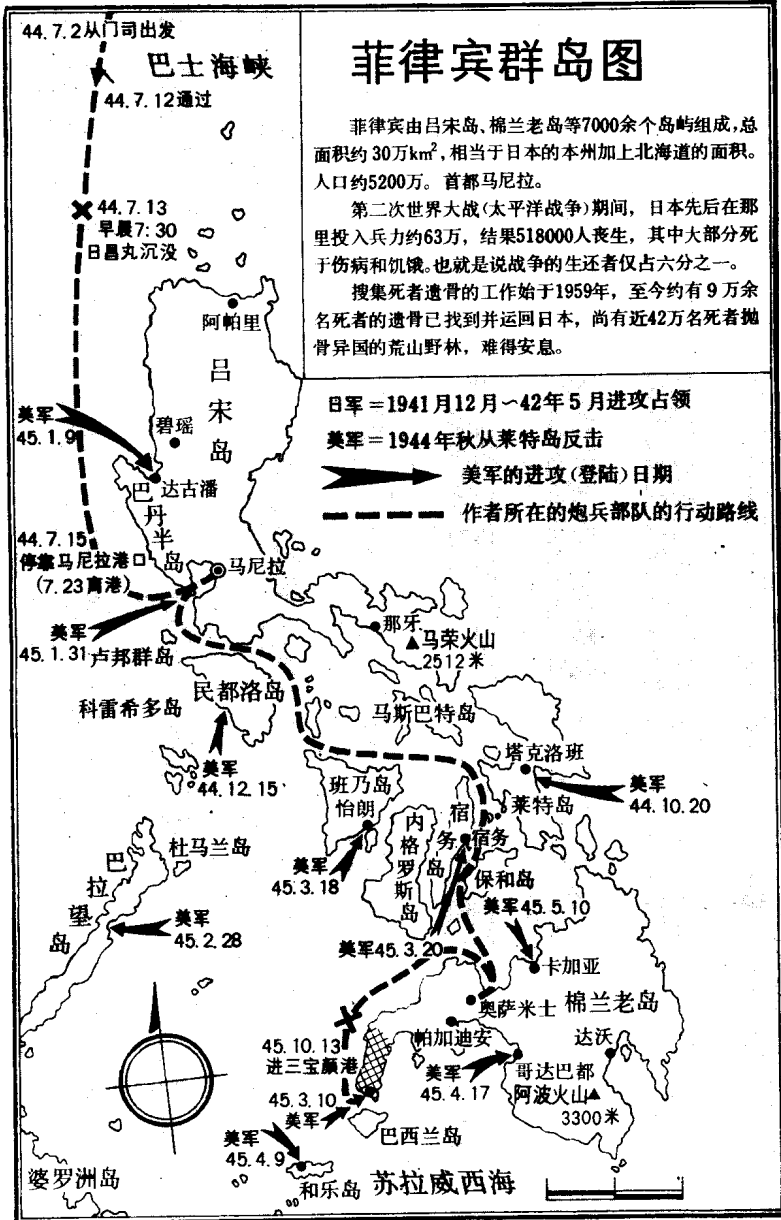
搜集死者遗骨的工作始于1959年,至今约有9万余名死者的遗骨已找到并运回日本,尚有近42万名死者抛骨异国的荒山野林,难得安息。

日军 = 1941年12月~42年5月进攻占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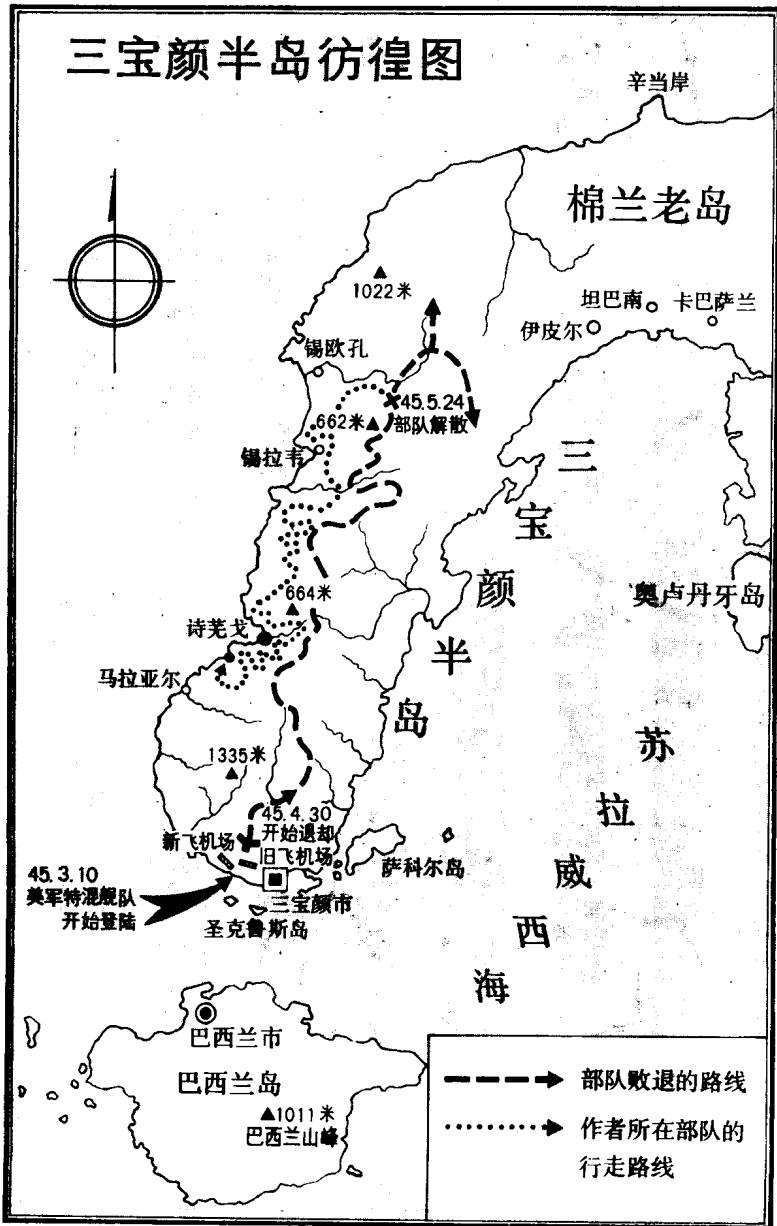
美军 = 1944年秋从莱特岛反击

➡ 美军的进攻(登陆)日期

--- 作者所在的炮兵部队的行动路线



# 三宝颜半岛彷徨图



## 目 录

寄语《骷髅的证词》问世.....	( I )
四十年前脱稿时写的序文 .....	( III )
四十年后补序 .....	( V )
应征入伍——上前线 .....	( 1 )
由多兵种编成的部队 .....	( 2 )
告别马尼拉 .....	( 5 )
海上初战 .....	( 10 )
藏起来的女子和长官的堡垒 .....	( 17 )
美军自海上登陆——孤军奋战 .....	( 21 )
会战前夕 .....	( 22 )
亲爱的丸山曹长 .....	( 30 )
大激战开始了 .....	( 35 )
以“转移作战”为名败走丛林 .....	( 75 )
潜入密密的丛林 .....	( 76 )
部队终于解散了 .....	( 97 )
椰子林里的一夜.....	( 113 )
在漫无边际的密林里逃难 .....	( 123 )
饥饿和恐怖的林海.....	( 124 )
在开垦地生活一个月.....	( 146 )
倾诉那场悲剧的骷髅群 .....	( 173 )
长期“折磨致死”.....	( 174 )

骷髅成了路标·····	(181)
遭抛弃病号的下场·····	(192)
诗芜戈之梦破灭了——吃人肉的实情·····	(201)
在外敌与内敌的夹缝里·····	(202)
重逢于独木桥·····	(209)
可怕的同类相残·····	(212)
骷髅的挽歌·····	(228)
在巴格尔的生活·····	(234)
赤身裸体走出丛林投降·····	(245)
告别生活了半年的丛林·····	(246)
被任命为劝降使者·····	(255)
俘虏收容所里的生活·····	(258)
读脱稿时的《骷髅的证词》·····	(265)
编后记·····	(267)
译后记·····	(271)

# 应征入伍

——上前线



## 由多兵种编成的部队

昭和 19 年 6 月 16 日<sup>①</sup>，我(当时为陆军伍长)手持“临时召集令”，不及与亲属尽情话别，就那么匆匆忙忙地跨进了宇都宫炮兵队的营门。

刚入伍，首先感到吃惊的是，除了门卫外，找不到领导和管理我们这些新兵的机构和人员，所谓紧急征召，难道就是这样？说是第二天要检查装备，其实哪有什么装备，连被服都没处领取，部队的编制也根本不得要领。早我一天入伍的补充兵们把稻草铺在炮厂的水泥地上，现成的窝棚权当寝室，三五成群地聚在一起无事可干。今天入伍的我们这些人是由步兵、辎重兵和迫击炮兵以及重炮、野战炮、山炮等多兵种人员构成的。为何搞成这种编制？根本弄不清楚。

后来，不知是谁去和上一任的下级士官互通了姓名，经大家协商，去与动员本部一再交涉，总算连夜搭成了一个有形无实的编制。

当作为部队骨干的军官到齐，已是第二天早晨了，忙乱中总算赶上了下午的检查。可是，大家穿的是不合身又不一致的旧军装，武器也只是每人分发了一把刺刀，就那么划归给了没有火炮的迫击炮部队。第二天，“出征”离开营房。然而，不知何故，本该在名古

---

<sup>①</sup> 昭和元年为 1925 年。——译者